

D_x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GUO GUANGBODIAN SHI WENYI DAXI

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

1977—2000

电视剧卷

(下)

李兴国 卢蓉◎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视剧卷

李兴国 卢蓉◎主编

(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 1977~2000. 电视剧卷:
全2册 / 李兴国, 卢蓉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
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43-7465-3

I. ①中… II. ①李… ②卢…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259 号

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 (1977—2000) 电视剧卷 (上、下)

李兴国 卢蓉 主编

责任编辑 宋蕾佳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谭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896(千)字

印 张 79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465-3

定 价 20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GUO GUANGBO DIAN SHI WEN YI DAXI

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

1977—2000



目 录

下

1991

南行记	(1)
辘轳、女人和井	(13)
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	(27)
中国神火	(35)
外来妹	(53)
编辑部的故事	(67)
杨家将	(82)
孔子	(90)

1992

唐明皇	(103)
古船、女人和网	(116)
小龙人	(127)

1993

女人不是月亮	(138)
情满珠江	(162)
潮起潮落	(174)
北京人在纽约	(191)
过把瘾	(203)
一个姑娘三个兵	(218)



东方商人 (230)

1994

昌晋源票号 (242)

沟里人 (251)

九一八大案纪实 (257)

1995

三国演义 (266)

英雄无悔 (275)

西部警察 (286)

咱爸咱妈 (297)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309)

七战七捷 (321)

1996

和平年代 (331)

弘一大师 (344)

林则徐 (354)

党员二楞妈 (366)

大漠丰碑 (376)

1997

水浒传 (387)

人间正道 (400)

红十字方队 (412)

警方110 (425)

十七岁不哭 (435)

1998

牵手 (456)

红处方 (472)



雍正王朝	(483)
走过柳源	(492)

1999

西藏风云	(505)
中国命运的决战	(513)
突出重围	(521)
壮志凌云	(533)

200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46)
村主任李四平	(560)
大雪无痕	(573)
女子特警队	(584)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599)
太平天国	(613)

1991

南 行 记

首播时间：1991 年

首播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原 著：艾芜

编 剧：张鲁、王沛、汤继湘、王江

导 演：潘小杨

摄 像：王小列

主 演：艾芜（特邀）、王志文、钱冬莉、叶根、许晴、周琦

获奖情况：第十二届（1991 年度）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像奖、表演荣誉奖；第一届（1992 年）“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

剧情梗概：

解放前，为逃婚而离开故土的漂泊者在南行的路上遇到抬滑竿的大汉和小伙子、嗜烟如命的大足女人及其女儿花鼓女、老算命先生等五人。但随后一群灰衣军汉围住六人，抢走了大足女人和花鼓女。漂泊者、大汉和小伙子继续艰难前行到了中缅交界处的克钦山。大汉和小伙子将滑竿内装满了鸦片，想连夜走私偷渡，却被缅甸“扁达”抓获。漂泊者花光了身上的钱，被迫在茅草地客店当只吃饭没工钱的小伙计。他又遇到了从军汉处逃脱的大足女人和花鼓女，并对花鼓女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但天气好转后，大足女人和花鼓女又继续出发寻找失散的亲人。晚上，一个到边境查路的英国人到客店投宿，提出要女人陪宿的无理要求，并与漂泊者和老板打了起来。争斗中，客店被大火烧毁，漂泊者又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漂泊，又在瞎子客店遇到已经成亲的花鼓女和大汉，漂泊者和小伙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文字整理：张瑶

资料来源：《南行记》百度百科

具体参见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64899/9390523.htm?fr=aladdin>

剧本：

《南行记——边寨人家的历史》

(上集)

早晨，寂静的山寨，高高耸立的目脑。

晨雾中的山寨，艾芜的画外音：“多少有些恍惚，我又回到了离别三十多年的山寨。”

晨雾中，寂静的山寨门，画外音：“可是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出以前的痕迹。”

早晨的太阳，照进寂静的山寨。画外音：“早晨一爬起来，我便在寨子里到处寻找……”

艾芜在山寨中走着、寻找着。画外音：“姐姐阿月、妹妹阿星，家温暖的小院哪里去了？那满坡红艳艳的罂粟花哪里去了？满地的马粪蛋蛋、烂酒坛坛哪里去了？”艾芜背着手，围着高高的目脑转了一圈，四处看着。

远处传来小学生读书的声音，艾芜走到“幸福小学”的草棚前，看着校牌，听着孩子们的读书声，转过身来。

高高的目脑升起，艾芜望着它，转身。

画外音：“要不是这独一无二的目脑还高高耸立在这寨子里，我甚至会怀疑，当年我不是走过这个寨子，走过这个寨子的是不是我。”

村路上，艾芜迎面走来，与一牵牛的孩子打过招呼。一队荷枪的民兵入画，指挥员画外口令声：“一、二”、“一、二”，走在队伍后面的周全福和徐翠云停下，与艾芜打招呼。

周全福：“作家伯伯，您起得好早啊！”

徐翠云：“作家伯伯，昨晚您睡得好吗？”

艾芜点点头，笑着说道：“很好，很好，我这辈子，就是赶路的命。”

周全福问道：“作家伯伯，听说您以前来过这儿？”

艾芜恍然，亲切地答道：“哦，我还待过不少日子呢！”

他看看周围，转脸对徐翠云：“以前这个山坡上，可不像现在，全是农田，原来这个地方，全是种鸦片烟的，”他手指着对徐翠云说，“你们看那边，那就是熬鸦片烟的作坊，寨子里头没有耕牛，全是马帮，还有不少盗马贼哟。”

周全福一脸的不高兴，扭头走开。

徐翠云看着艾芜，艾芜回头看着远处，陷入沉思似的：“那盗马的场面，真叫精彩哟。”

徐翠云发现周全福走开，忙叫道：“唉，周全福。”艾芜忙回身。

周全福背着枪，沿村路走去。

艾芜不解地问：“她这是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

徐翠云看着艾芜，回答：“作家伯伯，您别太在意，听我妈妈说呀，以前她爸爸，是这儿有名的盗马贼。所以啊，她最怕提这事儿了。”艾芜恍然地点点头。

徐翠云：“作家伯伯，我得去训练了。”

艾芜：“哦，那，快去，快去吧！”徐翠云转身离开。

艾芜望着她跑去的方向，自嘲地笑笑，摇摇头，转身离去。

艾芜慢慢地沿着木栅栏夹着的路，走向寨门，寨门上喇叭中的歌声渐渐停止。突然，画外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艾芜猛地一愣，站住，转过身来。

操场上，民兵们正在打靶。

艾芜呆呆地看着。

靶场上，一民兵将靶子送到周全福面前，指导员指责道：“周全福，你为什么不按规定向靶心射击，怎么算你的成绩啊！”

周全福：“我妈说了，坏人的坏水都在脑袋瓜里，所以我要打头。”

现代时空。

年迈的艾芜似陷入深深的回忆。

由一张发旧的山寨的照片，摇到艾芜扮演者王志文。画外音：“坏人的坏水都在脑袋瓜里，所以我要打头。”王志文将目光从照片上收回，转过头来问道：“艾老，这句话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你想起来了20年代您在那儿的生活？”

老年艾芜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王志文站在桌前，静静地听着艾芜娓娓道来：“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从1961年算，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

王志文躬身问道：“艾老，那么从现在算，就是60多年前的事了？”

艾老听着，王志文画外音：“这么长时间了，您还记得？”

艾老答道：“完全记得，这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

50年代。镜头又回到注视着民兵打靶的艾芜。内心独白：“30多年前，我流浪在克钦山茅草地赵家马店，当伙计，要是遇上店里的酒突然卖完的时候，赵老板定会要我去寨子里……”

黄昏时，年轻的艾芜背着布包背身入画，走过山门，向寨中走去。寨中的目脑纵歌跳得正欢。画外音：“向钟大伯家借酒，每次去，我也定会是借宿在钟家，钟家有个儿子叫阿安，常年在外帮人赶马，跟当马店小伙计的我很熟，我常常帮他捎些七古八杂的东西。”艾芜向那一堆篝火跑去。

目脑前，一堆篝火正旺，景颇族的乡亲围着火堆，目脑纵歌跳得正欢。

村路上，年轻的艾芜兴冲冲迎面走来。

（艾芜主观）

篝火旁，乡亲们纵情跳着。

艾芜整整背包，加快了步伐。

篝火旁，乡亲们欢快地跳着。

艾芜边走边兴奋地看着。

篝火正旺，舞蹈正欢。

钟家草棚内，炉火熊熊，艾芜进门，一一打招呼：“钟大妈，我来了。”钟大妈、阿宝忙起身迎接。

阿宝：“小汤哥。”

艾芜：“阿宝，乖不乖啊？”艾芜走向灶边的钟大伯：“钟大伯，正忙着呢！”随后坐在桌前。

艾芜看看窗外，转身问道：“钟大妈，阿月和阿星呢？”

钟大妈抱着一只水罐：“哦，她们跳舞去了，你坐，我去给你做饭去。”转身去忙活了。

艾芜答应一声，起身走到窗前。

窗前，艾芜望着，在努力寻找什么。

篝火映照下，舞蹈着的人们。

篝火映红了舞蹈的人们。

敲鼓者忘情地敲着。

火光映红了舞蹈着的人们。

敲鼓者忘情地敲着。

窗前，艾芜似乎看见了什么。

人群中的阿月，手拿树枝，欢快地跳着。

人群中的阿星，手拿树枝，欢快地跳着。

窗前，艾芜高兴地笑了。阿宝在下面叫：“小汤哥，抱抱我，我要看。”艾芜将阿宝抱起，用手指着：“你看。”

阿月欢快地跳着。

艾芜和阿宝高兴地看着。艾芜：“看见姐姐了？”

阿月欢快地舞着、叫着。

火光映照着欢快的人群。

钟家草棚内。

钟大妈端着一个筐箩迎面走来，她将筐箩放在桌上，招呼正在看歌舞的艾芜：“小汤哥，快来吃饭吧。”

艾芜应道：“哎！”

窗前的艾芜答应着，转身离开了窗户，只剩下阿宝一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

钟大妈坐在桌前，艾芜进画坐在桌前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阿宝跑来，钟大妈对阿宝说：“快去叫你姐姐来，就说小汤哥来了。”阿宝答应一声，跑开去。

后景，钟大伯在灶前熬鸦片。

前景，桌前，钟大妈一边剥鸡蛋，一边对艾芜说：“你来取酒，不要声张出去，你要酒，我叫阿星、阿月她们给你送去，别人问你，你就说你是来看大姨妈，这样你就算是我妹妹的孩子了。要得不？”她把剥好的鸡蛋递给艾芜。

艾芜吃着鸡蛋，钟大妈画外音问道：“以后我们就算是亲戚了，好不好？”

艾芜高兴地说：“好，好！”

草棚门口，阿星兴冲冲跑来，扶着门框，高兴地叫：“小汤哥！”

艾芜回过头来：“哎，阿星。”

艾芜招呼阿星：“来，来，快来，坐下。”

阿星跑到桌前，兴奋地：“小汤哥，你来了多久了？”

艾芜：“刚来。哦，我刚才看见你们跳舞了。”

艾芜高兴地对阿星：“特别好看呢。”他往嘴里扒了两口饭，问阿星：“哎，阿月呢？”阿星转过身，他们都发现了阿月，艾芜嘿嘿一笑：“你回来了？”

阿月深情地望着他们。

阿星、艾芜望着阿月，艾芜神情有些不自然地：“你过来呀，快来吃饭吧！”

阿月笑着，点点头。

阿月走过来，她把背包挂在一边。艾芜忙从布包内取出一包东西：“哦，对了，哥哥阿安让我带回一点东西。”阿星抢过小包，取出一块香皂：“香皂，我要了。”其余的递给了阿妈。阿妈嗔怪地：“你心最厚了，还有姐姐和阿月呢？”

阿月：“给妹妹阿星吧，这家里就数她最脏了。”

阿星不满地“哼”了一声，艾芜看着这姐妹俩，“嘿嘿”地笑笑，继续吃饭。

桌前，阿妈解开了小包……

阿星闻着香皂，满意地看着。

艾芜继续吃着饭。

一双手进画，将一碗冒着热气的麂子干巴放在桌上，阿星高兴地抬头说道：“真香。”

阿月坐下，微微笑着，将一串麂子干巴拿起，递给对面正埋头吃饭的艾芜：“小汤哥……”

艾芜抬起头，眼睛一亮：“麂子干巴。”他接过阿月递过的麂子干巴，边吃边说：“真好吃。”

第二天早上，钟家草棚前。

钟大妈将艾芜及背酒的阿月、阿星送到门口，嘱咐他们：“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艾芜向大妈挥手告别：“哎，钟大妈，再见啊。”三人上路。

三人沿着有栅栏的坡路走上来，后面可见整个寨子。高高的目脑，一队马帮走过，钟大妈仍站在草棚前，向他们挥着手。艾芜画外音：“这样，我就算他们的亲戚了，在我的漂泊的生活中，如果说有人把我看做亲戚，而又当真把我当成亲戚一样看待的……”

寨门旁，三人走着，艾芜回过头，望去。画外音：“那……就是这个寨子，和这家姓钟的人家。”

钟大妈搂着阿宝，使劲朝他们挥着手。前景，一队马帮走过，铃声叮当。

寨门旁，阿星、阿月背着酒走着。

艾芜拿一本书使劲朝阿妈他们挥着，然后恋恋不舍地转过身，走出画。

晨。灌木遮蔽，宛如洞穴似的狭窄的马道上，一赶马人牵一队马帮迎面走来。

马道上，艾芜、阿月、阿星背酒迎面走来。与马帮相遇。他们忙靠紧岩壁，让过马帮。

阿星挑衅似的问：“小汤哥我问你，你真愿意在茅草地马店里，当一辈子扫马粪的小伙计吗？”

阿月看着走过的马帮，听着阿星的话。艾芜回答道：“我不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呀。”阿月责怪道：“阿星，人家小汤哥是读书人，哪能一辈子扫马粪。”说完，看了艾芜一眼，艾芜嘿嘿笑着。

阿星看着前面，无限向往地：“我要是个男人，我就去盗马！在这山林中，盗马贼骑着马，唱着歌，好威风啊。”她转过头来对艾芜：“哎，要不贩鸦片也可以呀……”

艾芜将酒篓帮阿月背上。阿星画外音：“……那才来劲呢！”二人听完，相视会心地笑了。

三人继续向前走去，阿星险些摔倒，艾芜提醒她：“慢着点啊！”阿星还在说：“哎，小汤哥，你说怎么样，卖鸦片，最赚钱了，可比你当马店里扫马粪的小伙计要强多了。”阿月回过头来，三人走出了狭窄、幽暗的小道。

茂密的树林中，三人左进画走来。

三人背酒迎面走来，阿月显得有些吃力。艾芜忙上前帮她，关切地问：“阿月，累了吧？”

阿月回过头来，不好意思地望着艾芜。艾芜：“要不。我来背会儿。”帮阿月取下酒篓。艾芜背上酒篓，三人继续向前走。

阿月问：“小汤哥我真想不通，你一年到头东奔西跑，有什么意思？”阿星趁机说她姐姐：“谁像你这么乖呀，整天像只猫，老是守在火塘边。”

阿月回转身，一拍阿星的头：“死丫头。”艾芜只会嘿嘿地笑，三人继续往前走。

林中，三人迎面走来。阿星：“哎呀，累死我了。”阿月：“没有多远的路，就叫累。”阿星反唇相讥：“我哪像你，小汤哥总是帮着你。”艾芜忙说：“要不，咱们先歇会儿。”阿月帮阿星取下酒篓。艾芜走到一旁，取下酒篓，坐在草地上。

阿星取下酒篓，放在地上，回头看看小汤哥；又转头看看姐姐；神秘地笑了，起身跑开。

阿星坐到艾芜跟前，问他：“小汤哥，先前你说扫马粪赚了钱，是想到老缅甸那边的佤城、仰光，你去得成吗？”

三人坐在草地上。

艾芜无奈地回答：“再说吧。”说完，低头看他的书了。阿月整理着酒篓，对着妹妹阿星：“人家小汤哥从那么远的成都省都到咱们这来了，还有什么地方去不成的。”

艾芜看着书，阿星得意地：“成都省有什么了不起的。哦，对了，”她回过头笑嘻嘻地对艾芜：“小汤哥什么地方都能去，只要那个地方有马！”

现代时空。

王志文坐着，若有所思地：“有马？”抬头问道：“妹妹阿星说‘有马’来取笑你，或者说是取笑我，是什么意思。嗯，就像小说里写的，来嘲笑你，哎，不不不，是嘲笑我，走遍天涯，只会扫马粪。”

艾芜老先生坐在桌前，他慢慢对王志文讲述着：“在一般人看来，盗马是最高贵的英雄，赶马的就是次一等，最下贱的就是扫马粪的，我就是扫马粪的。”说完，慈祥地笑了。

王志文满怀崇敬，对艾老：“60多年过去了，您还记得这些。”

艾老：“我从四川到云南，又从云南到缅甸，这一路上都是挂着墨水瓶，带着水笔和纸，把沿途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

王志文静静地听着。艾老的画外音：“后来呀，为了排遣寂寞，我就把它写成文字了。再后来，我就……”

二人坐在桌前。

艾老继续讲着：“……到了上海了，为了生活问题，我就把《南行记》发表了。”

王志文笑着点点头。

二人坐在桌前，

艾老：“到了1961年写《边寨》的时候，那会儿已经不愁吃了。”

王志文会心地笑了，又问：“那后来，您又为什么继续往下写呢？”

艾老：“漂泊的时间长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就想把它都写出来。到了1961年，我又回到了边寨了，我恍恍惚惚的，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那个样子呀，就像你电影里演的那个作家差不多。”王志文又开心地笑了。

王志文笑着问：“差不多吗？”

艾老：“当然，我也没有你演的那么像作家。”

艾老：“我只是觉得，头天晚上进去，第二天早上出来，恍恍惚惚的……”

王志文静静听着，艾老：“……就像做了梦一样，所以呀，我就写成了《边寨人家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呢，就得真实，就把原来记下的那些事老老实实写进去了。”王志文点点头，问：“还是像写《南行记》那样，老老实实吗？”

艾老：“对，老老实实地写。我就是这个习惯，恐怕改不了了。”

王志文笑了：“所以阿星取笑你不会盗马，只会扫马粪，真是一点不假呀，哈哈……”

树林里，林中草地。

青年艾芜不解地：“有马？”

阿星：“有马就有马粪扫哇！”说完忍不住大笑。

阿月也微微地笑了。

茂密的树林，早晨的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洒下。

阿月站起来，追打阿星，姐妹俩围着坐在地上看书的艾芜追打着、嬉戏着。阿月：“你这死丫头。”艾芜也被这姐妹俩的情绪感染，高兴地看着她们嬉闹。阿星笑着，跑开了。阿月歉意地对艾芜：“小汤哥，别生气呀！咱们走吧。”艾芜：“哎，好。”阿月帮助艾芜把酒篓背上。艾芜招呼道：“阿星。”

茂密的树林中，林中小路。

艾芜、阿月、阿星背着酒篓，继续赶路。

走在最后的阿月叫住前面的妹妹：“阿星，”阿星回过身去。

阿月：“以后可要把嘴巴管住点，别乱说，好在小汤哥不是外人。”

阿星面对阿月，顽皮地：“我知道，所以你总护着他。”

阿月装做生气地：“死丫头，胡说什么呀！”

树林里，

艾芜、阿星、阿月疲惫地迎面走来。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马嘶声和赶马人的叫喊声。阿星顿时来了精神，跑上前来。

阿星兴奋地看着，她回身挥手喊道：“哎，快来看！”

山下空地，一身穿黑衣、头戴毡帽的盗马贼骑着盗来的马迎面拼命狂奔而来。后面，一群赶马人挥着刀，叫喊着，紧追不舍。

阿星兴奋地挥着手，大叫：“哎……”

盗马贼拼命地跑，赶马人拼命地追。画外阿星的叫声：“哎，快跑啊！”

盗马贼骑马紧张地迎面跑来，后面几个挥着刀的赶马人追着，叫着：“停下！”眼看就要追上。阿星不停地叫着：“哎，快跑啊！”

盗马贼策马狂奔。阿星大叫：“哎，快跑啊！”

阿星一个劲地挥手大叫。阿月、艾芜走上前来，新奇地看着。

赶马人追上了盗马贼，将他团团围住。

盗马贼勒住马，举起长枪，朝天放了两枪，赶马人吓得四散跑去。画外仍有阿星的叫声。

阿星看着，挥手叫着：“快跑呀！”

阿月叫道：“阿星！”阿星回过头来看着姐姐。

阿月：“你敢大着声地帮着盗马贼，别忘了哥哥阿安是赶马人啊，看他不打断你的腿！”阿

星嘿嘿一笑，又得意又不屑地：“阿安咋啦，赶马人哪里比得上盗马贼！”说完，又回过头去。

赶马人吓得全部往回跑去。盗马贼得以脱身，骑马逃去。画外阿星还在叫：“快跑啊！”

艾芜、阿月仍新奇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阿星还在兴奋地挥手大叫：“快跑啊！”

山坡。

盗马贼骑马信步往山上走去。走到一半，他勒住马，转过马头。画外阿星得意的声音：“小汤哥、姐姐阿月，你们看，他赢了！”

盗马贼将手指放在嘴里，使劲吹了一声口哨，接着高声唱起山歌。

赶马人们听到盗马贼的歌声，嘟囔着悻悻然往回走。

阿星和着画外盗马贼的山歌也高声唱着，并挥着手。阿月不安地看着兴高采烈的阿星，又回头看看。

山坡上，盗马贼伫马站立，一面吼唱着山歌，一面挥举着拳头，以示胜利。

艾芜入神地听着山歌。阿月悄悄地站在艾芜后面：“你要走，也要告诉我们一声。”艾芜仍盯着前面，没注意阿月说的什么，胡乱“嗯”了一声，阿月：“可别悄悄地走啊！”说完，低下头。艾芜猛然惊醒过来：“啊，你刚才说什么？”阿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艾芜：“走？”阿月帮艾芜取下酒篓。

山坡。

盗马贼高唱着山歌，走下山坡。

艾芜仍望着前面，阿月站在他身后，悄悄地：“你真的要到老缅那边去吗？”艾芜回过头：“对。”阿月更加难过地：“那，你什么时候走呢？”画外仍传来盗马贼的歌声。

阿星高兴地，转过头来：“姐姐阿月、小汤哥，哪天我要是不见了，你们不要找我，我肯定是跟盗马贼跑了！”

艾芜、阿月不解地对视一眼，艾芜转过头问：“你去干什么呀？”

阿星得意地：“我去当盗马贼呀！”

阿月听后不解地：“你？”

艾芜笑了起来，他回头看看阿月，阿月也笑了。

阿星面对艾芜和阿月，顽皮地：“要不，我去给盗马贼当老婆啊！”说完，三个人好一阵大笑。钟家草棚。

一只手狠狠地拍在桌上。

躺着抽大烟的人猛的一惊。

阿安与艾芜面对坐着，阿安愤愤地：“这个死不要脸的阿月，竟敢偷偷地跟人逃走！”

艾芜吃惊地望着阿安：“阿月？跟人逃走？”

阿安气愤地：“寨子里的人都说了，阿月跟一个盗马贼逃跑了！”说完仰脖子将一杯酒倒进嘴里。

艾芜绝不相信：“不可能！这，这绝对不可能！”

阿安猛地站起，狠劲将酒杯摔在地上：“怎么不可能！这个混蛋，我要抓住她，一定要打断她的腿！”对面坐着的艾芜疑惑而惊恐地望着他。

一抽烟的烟客被吓得一怔。

另一个烟客仍悠然自得地抽着烟。

艾芜愣愣地望着气急了背向他站着的阿安。

艾芜慢慢转过头来，充满疑惑：“阿月，盗马贼，怎么会呢？”

早晨的村寨。

艾芜迎面走来。画外音：“不是妹妹阿星，却是姐姐阿月跟盗马贼跑了，我当时就想不通。我望着寨子口上那高高耸起的目脑桩，想起三十多年前……”

寨口。

艾芜进画，向上走去。画外音：“……每回钟妈妈送姐姐阿月、妹妹阿星还有我上路的时候，都要送到目脑底下。”

艾芜迎面走上来，身后是村寨和那高高的目脑。画外音：“那条路，我好想再去走一趟。”

他回身，深情地望着村寨。

寨口，艾芜站定。画外音：“就是再轮流帮人背酒坛子都要得，”他转身，慢慢走去。画外音继续：“只要同路的，是姐姐阿月和妹妹阿星。”

他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走了。

照片中的艾芜和钟家姐妹，王志文的画外音：“只要同路的是姐姐阿月和妹妹阿星。”

王志文站在艾老书房中墙上挂着的照片前：“艾老，都三十多年了，您还这么想？”

书房中，王志文与坐在轮椅上的艾老相向而谈。艾老：“1961年我倒边寨的时候就是这么想。”

王志文：“那现在，60多年过去了，您还那么想？”

艾老坐在轮椅上，“我还想再南行一次，可现在年龄87了，即使不背酒坛子也走不动路了。”

艾老继续说着：“1925年，从四川到云南，从云南到缅甸，一路上都是走着山路，打着光脚板……”

王志文听着，若有所思。艾老画外音：“……在理的是无论是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倦于流浪了……”听到这，王志文抬眼望着艾老。

艾老慢慢将头转向右面。

镜头慢慢推向那张照片，艾老画外：“但如今一提到漂泊，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才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啊！”

60年代的边寨。

早晨，艾芜走上村口的小路，身后是晨雾中的村寨、耸立的目脑、袅袅的炊烟、忙碌的村民。画外音：“当时你一定很纳闷，这两个姐妹怎么会一点消息都不留下？”他回头，望着身后的村寨，“是啊，好像这寨子……”

寨口。

艾芜望着村寨，画外音继续：“……从来就没有姓钟的一家人似的。”

晨雾中，当年狭窄的马道上，

一赶马人赶着一队马帮迎面走来，马背上驮着个重重的麻袋。马铃声声，马蹄哒哒。艾芜迎着马队走去。

马帮走到狭窄处，艾芜急忙靠在岩壁上，让马帮从身边走过。

马铃声渐渐消失，

艾芜沿着狭窄的马道一直向前走去。

当年背酒时走过的森林中。

艾芜走着，看着，寻找着。

艾芜走着，努力寻找着林子当年的模样。

他来到林中空地，在一株横倒着的树桩上坐下。

艾芜环视着眼前的景物，突然画外传来徐翠云的声音：“哎，是谁在那儿呀？”艾芜闻声回过头来。

徐翠云看见艾芜，埋怨地：“作家伯伯，原来你在这儿啊，真急死人了！”艾芜忙起身让坐，指着树桩，“来来，你坐这儿！”徐翠云坐下，将枪放下，“哎，怎么一大早的，跑到这儿来坐呀？”艾芜背身望着高高的大树，掩饰地：“哦，我随便走走，看看。”

艾芜回过头来，问：“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啊？”

徐翠云望着站着问她的艾芜：“是周全福她妈告诉我的。”艾芜奇怪地走到徐翠云面前：“周全福她妈？周全福她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徐翠云想想，回答：“我也不知道。”

艾芜似乎明白地点点头：“哦。”转过身去，一边走一边听着徐翠云说着。徐翠云画外音：“周全福她妈可神着呢，方圆几百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她刚才呀，叫我到这儿来找您。”听到这儿，艾芜回过头来，徐翠云的画外音：“还真让她给猜着了。”艾芜忙问：“那你能带我去见她妈吗？”

徐翠云：“她刚才走了，边境上有情况，她给民兵带路去了。”

艾芜奇怪地问：“老太太还带路？”

徐翠云绘声绘色地，艾芜躬身听着：“嗨，你可别小看了老太太，她可厉害了，谁要不让她去呀，她还不依呢！有一次，周全福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还差点动了枪呢？说也劝不住她。”

艾芜笑了，一边踱着步，一边听着。

徐翠云：“后来呀，亏得我妈去了。俩人待在屋子里，又哭又笑，说着说着就好了，嘿嘿……”艾芜也笑了。徐翠云继续：“寨子里的人都开玩笑的说，她们俩，简直像亲姐妹一样。”艾芜一愣，收住笑，转头问道：“那你能带我去见你妈吗？”

徐翠玉睁大了眼睛问：“去见我妈，有什么事吗？”

艾芜忙说：“没事。我，我想跟她打听一家姓钟的人家。”

竹楼内，火塘前，烟气缭绕。

老阿月坐在塘前，抬头问：“姓钟的人家？你认识这家人吗？”艾芜坐在火塘前，与老阿月对面。他顺手抱起一只猫，对老阿月：“我认识。”

塘火将艾芜的脸映得通红，他回忆似地：“虽说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可我，还记得，妹妹阿星最喜欢香皂，姐姐阿月做的麂子肉，香极了！”

老阿月，老态龙钟，慢慢地说：“我不认识她们。我倒是听说有这么一家人。”

艾芜忙问：“那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老阿月眼也不抬地，慢慢说道：“她们早就不在了。”艾芜问：“那，死了？”

老阿月慢慢抬起头来，“让人杀掉了！”艾芜：“杀掉了？”老阿月又低下了头：“全杀掉了！”艾芜一怔，怀抱的猫跑了。

艾芜忙问：“是侯德武干的吗？”